#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類說目錄

卷十一

幽明錄

天賜簡策　頭風

鄭玄老奴　恥與魑魅爭光

人言鬼可憎　郭長生

幽怪錄

芝田錄

姓談乞官

詣葫蘆生問命

惡文親表一時奉獻

必不失歸命侯

太公遇文王贊

糶米救旱

杜書記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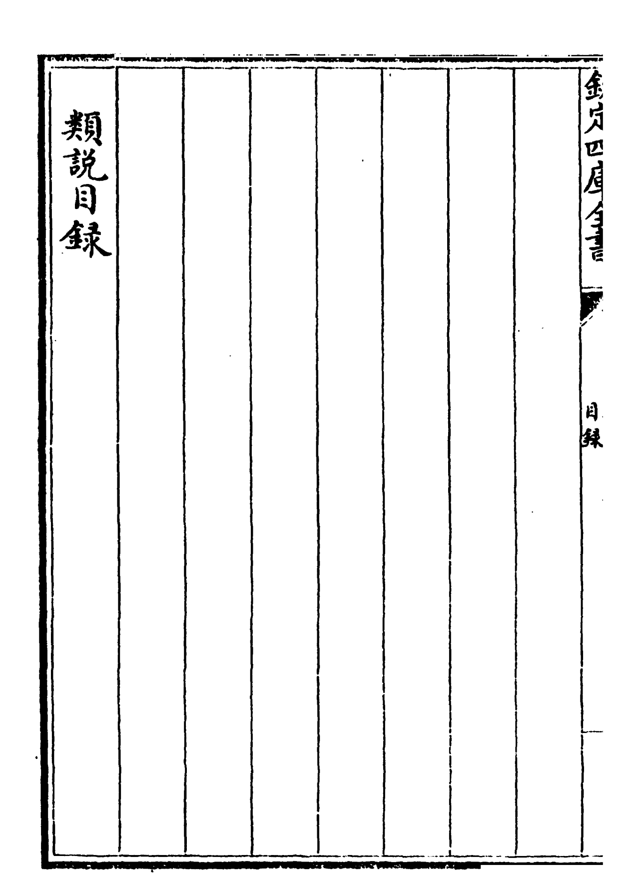
御李子

元公餧死空谷

式盤占失牛

兄弟訟財

魚鑰





類說目録

類說卷十一

宋 曾慥 編

幽明録

天賜簡策

漢何比干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待之乃曰君先出后稷自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如簡長九寸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

頭風

羊祐患頭風治之祐曰生三日時首向北戸覺風吹意甚患之不能語耳病源既遠不可治也

鄭玄老奴

王輔嗣註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夜久忽聞外間有著屐聲須臾而入自云是鄭玄曰君少年何以穿鑿文句妄譏老子言訖而去輔嗣暴卒

恥與魑魅爭光

嵇康燈下操琴忽一人長丈餘黒面單衣帶草康熟視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人言鬼可憎

阮德如甞登厠見一鬼長丈餘色黒而眼大著白單衣手上摸相去咫尺德如心安氣定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

郭長生

宋嘉中泰山巢氏居晉陵家婢採薪忽一人隨婢還

家不使人見與娌飲宴輒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幽怪録

貧在膏肓

杜子春落魄資産蕩盡有老人與錢三百萬不告姓而去旬歲稍盡去馬而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貧在膏肓矣子春曰感叟深恩惟叟所使老人曰中夜見

於雙檜之下及期而往老人黄冠絳帔與登華山堂中有藥爐玉女環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日暮戒曰慎勿言萬苦皆非真實但安心莫懼道士適去而千乘萬騎拔劍張弓逼問姓名皆不對俄猛虎毒蛇蝎蝮萬計爭與搏啀子春神色不動有人稱大將軍執子春之妻鞭捶煑斫苦不可忍妻曰得公一言即性命全也子春終不顧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勑左右斬之魂魄被領見隂府君刀山鑊湯之苦無不備嘗

然心念道士之言似亦可忍已受罪畢府君曰此人不合作男乃生作單父王家女終不失聲目為啞女既長適同鄉盧珪盧珪親迎為妻數年生一男聰慧無比盧抱兒與言終無詞盧大怒撲兒於石上應手而碎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失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亦在前時五更初矣俄紫焰穿天焚屋道士曰措大誤人如此子之心喜懼哀怒惡欲皆能忘所未臻者愛而已使子無噫聲吾藥成子亦上仙矣指路使歸

嘆恨而去

烏將軍娶婦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棄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語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

入公出揖曰聞今夕佳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因割鹿腊公取佩刀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去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女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韋女嫁張老

張老者六合縣園叟隣有韋恕女既笄招媒媼訪良

壻張老曰幸為求之媪罵曰豈有衣冠女子肯嫁園叟耶叟曰但一言之不從則已媪入言之韋怒曰今日得五百緡則可老曰諾不移時而錢至韋大驚曰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如之何不得已遂許焉其女無怍色親戚咸惡之老曰今既相厭去亦何難王屋山下有小庄明旦且歸他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山南相訪既出去杳無耗後數年恕令義方至天壇山訪之遇崑崙奴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引至甲第中

花榮烟媚鸞鶴徘徊及門聞珠珮聲青衣引一人戴遠遊冠絳綃衣引韋前拜乃張老也言曰人生勞苦若在火中愁焰日熾兄久客何以自娱賢妹畧梳頭即奉見引入堂内沈香為梁玳瑁帖門碧玉窻真珠箔妹畧序寒温而已張老曰兄不可久居奉金二十鎰并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韋歸持帽往王老家果得錢

狐誦通天經

裴仲元家鄠北因逐兎入大塚有狐凭棺讀書仲元搏之不中取書以歸字不可認識忽有胡秀才請見曰行周乃凭棺讀書者裴曰何書也曰通天經非人間所習足下誠無所用願奉百金贖之裴不應又曰千鎰又不應容怒拂衣而起裴内兄韋端士已死忽逢之曰聞逐兎得書吾識其字乃出示之韋云為胡秀才取爾遂失不見裴亦尋卒

申蘭申春

尼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不解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故申字草而門東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傭江湖間蘄黄間有申村申村有申蘭兄弟黠徃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

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而從釋教

人礦院

崔環司戎宣郎之子遇疾見黃衫二吏逮入城榜其門曰判官院杻繫數千吏入告出曰判官傳語不務成家但恣酒色輕杖放歸若踵前非必無容恕環曰判官謂誰曰司戎郎也環曰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則不得出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一魂受刑爾街西有門榜曰人礦院大石周圍數里有數千大

鬼石東有杻械數千人點名拽捉石上椎碎付磑獄者火獄者湯獄者行及城門見一吏南走曰黄河欲分一枝前者天令三丁取一計功不集今請二丁取一環竊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後數月河中節度使薛公奏分河一枝減衝城之勢初奏三丁取一復請二丁取一竟如所見

君山鸚䳇

隋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

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游郎者阿蘇兒者武仙郎者自在先生者踏蓮露者武游郎曰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楫泛積翠池自吹縹玉笛武仙郎曰柳十二遭風得臻異境所謂因病致姸耳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為轉達桂家娘子遥呼曰何春有客即有捧水精牀者何春呼鳳花臺何不看客即有鸚鵡飛至誦玉樓近詩歸舜因誦薛道衡江總數篇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忽有二道士曰君船風便何不

急回授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忽飛達舟所

王母女玉巵娘子

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具聘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侍奉箕箒便望終身而尊夫人待以狐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若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巵娘子若住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嘆恨不已

威汚蠖

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人自稱威汚蠖奴曰蝸兒方丈水陸畢陳明日視其處惟汚池有大螾長數尺蝸螺皆甚大因吐出昨夜所食青泥汚水數升

輕素輕紅二冥器

曹惠江州叅軍官舍有木偶人自言輕素某與輕紅是謝宣城家俑偶隱侯家老蒼頭所也昔在壙中方持湯與樂家娘子濯足忽二賊執燈而至娘子跣足

化為白螻賊見輕紅等二㝠跪不惡可與小兒為戲
具自爾流落數家廬山人欲輕素作舞姬便當奉辭

死劉楨庇生顧總

顧總為縣吏數被鞭捶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黄衣人
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前
身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若集也總一覽了然明
悟乃攜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
即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

女郎傳鸞腦令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四女郎至青衣曰紫綏屈劉家六姨舅母南陵翹翹將溢奴來此間好風月彈琴咏詩大是好事竟陵判司不足迴避俄頃三女至攜一小兒設犀角酒樽象杓一女郎傳口令曰鸞腦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又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又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

斟酌今宵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玉户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若歌竟已五更又曰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娘皆起明旦拾得翠釵雙隻

三耳秀才

兖州佐史董慎逢黃衣使者曰泰山府君呼君決疑

獄內愼布囊中汲水調泥封兩目負之而去忽唱曰范
愼追董愼至君笑曰使范愼追董愼取左曹布囊盛右
曹録事可謂能防愼矣令愼知右曹録事愼曰胥吏不
知文字當州張審通秀才可用府君俄頃召審通補左
曹録事各賜緋衣魚鬚笏豹皮靴給玄狐之乘審通判
狀中天曹府君受譴命塞通一耳通乞更判申府君加
六天副正使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塞君一耳與
君三耳謂愼曰賴君薦賢當壽一周年相報復以泥封

二人布囊送歸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畱通頞角涌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兠玄國

薛君曹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市中别有天地花木繁茂曰此兠玄國也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志忠將以臘日為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兎駢匝長人曰余玄冥

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羣獸從行薪者隨覘之茅堂中有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竟日蕭果不出

黃石化金

侯適劒門外見四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為金適貨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第良田甚多忽一老翁負

筊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收拾妓妾投於筊亦不覺窄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攜妓游行問之皆笑不言逼之遂失所在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人橘園霜後兩橘大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君輸我龍女髮十兩瀛洲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為愚人摘下耳一叟取龍

肝脯削食之俄而四叟共乘一龍足下雲起而去

癭中猱

伶人刁俊朝妻巴嫗項癭初如雞卵漸如數斗之囊中有琴瑟笙磬之音妻曰此疾誠可憎可決拆看有何物揮刃將及癭忽拆裂一猱跳出其妻冥然大漸矣有黃冠叩門曰吾癭中猱兒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亡匿夫人蝤蠐之領今於鳳凰山神處得起雲膏塗之

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

和神國

李元之暴疾見一衣冠曰吾古邲也是汝遠祖欲至和神國無人擔囊汝可隨從飛舉甚速其國生百果一載一度暗換花實大瓠中盛以五穀不假耕種樹枝出五色絲不假蠶杼無蚊蚋蟣虱蜂蝎之蟲無鵄梟鴉鶻之禽虎狼狐狸之獸四時之氣如二三月人生二男二女居隣則世世為婚人壽一百二十無夭

折疾病不置洞所人無私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十日一雨降必以夜古弼曰此國雖非神仙風俗不惡汝回為世人言之

隴右山川掠剩使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武吏躍馬而來乃璞也言曰吾為隴右山川掠剩使生人一飲一啄無非前定況財寶陰司所籍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狀使乃掠之予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當掠

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定不參差以道静觀無復躁撓
勉之哉

明皇觀揚州上元

開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盛
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欲一觀俄虹橋起於殿前師
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之高力士樂官數十人從
行俄頃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師曰請
勑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帝回闕後奏云廣陵上元

夜有仙人乘彩雲自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一終而去上大悦

胡僧呪海水

葉靜能開元中講於明州奉化有父老白衣而鬚者泣拜自稱曰寶藏之守龍也職在小海千秋無失乃獲稍遷苟失之則受炎沙之罰今九百餘年胡僧千日午時術成來喝水水乾寶無所隱炎沙誠不可逃仙師乃使青衣人書墨符往海際黒烟四起有婆羅

門仗劍持呪海水減半青衣人隨墮馬又使黃衣人執朱符以往婆羅門又喝之海水十涸七八有白龍躍淺波中又使朱衣人執黃符往連喝不墮朱衣投符海水復舊婆羅門嘆曰何道士若此之能哉波停風息老父泣謝仙師終天皈附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

塚狐學道成仙

党超元隱居華山夜有女子扣門曰妾南塚之狐學

道成仙業圓願足後日當死箭下來曉獵徒有過者宜求獵狐道成後必有奉報明夕果有北方獵騎求宿遂厚遇之以獵狐祈於諸人次日獵騎果遇一狐斃於箭下持與超元超元潛送穴中復見前女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當死為折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仙路遥遠從此永辭火宅之中愁焰方熾能思靜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臻涼地藥金五十斤為謝後有胡客來曰君有九天液金高價酬

之而去

女留青花氈履

尹縱之肄業中條山月夜有女子至綽約異常但耳稍黑留宿極歡縱之留青花氈履一隻女拜乞萬端不與涕泣而去凝血在地氈履右蹄殼也至山下見大猪無後右蹄殼怒目而走走而斃也

娶耐重鬼

王煌自洛之緱氏庄道左有白衣姬設祭哭甚哀旁

二婢曰娘子適裴郎已卒少孤無家可歸煌與同行到別墅成結縭之禮有道士任玄言曰君所偶乃威神之鬼也速絕尚可後數日又曰決死矣不信吾言至是惜哉明日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煌投符立變為耐重鬼曰與汝情意如此奈何聽妖道士言令吾形見捽煌臥牀上一蹹而斃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腿耐重也三千年一替化形成人擇取而替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臥亡終天不復得替矣

芝田録

學慚鼠獄智乏雞碑

前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言率爾成章不知南朝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橘三百顆也予學慚鼠獄智乏雞碑因省前達之言有關人事紀成五卷

賜宋璟鍾乳

重午賜宋璟鍾乳命傳鑿合煉兒姪曰上賜必珍其

家必欺換不如就宅脩製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示人以不信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陸贄何面孔

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惻然拜太子賔客已卒

房琯不是滅賊手

天寳賊陷兩京𤣥宗西幸肅宗即位國皇為主看除

目顧裴士淹曰有新相士淹問為誰上曰房琯然亦不是滅賊手士淹曰陛下不須言之上小慚

李林甫妬賢嫉能

上皇曰李林甫之才不可多得妬賢嫉能以此須敗士淹曰陛下既知如此何故久任今日之事林甫厲階也上不樂數里執鞭無言

魏徵寢疾

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婺不恤緯上曰真欒

石也

開眼認取新婦

魏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卿強開眼認取新婦徵曰大事盡矣終不能主領數年公主下嫁

伯玉

武王以妲己賜周公

曹太祖收冀州袁熈妻美麗文帝納為妃孔北海諫曰武王伐紂以妲己配周公曹公曰書傳中不省此

事融曰但見明公今日行之即是當時合有公不樂
久之

紙鳶繫詔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計無所出有小兒獻策以紙為
鳶繫詔書因風縱之冀有外援鳶飛數百援仍不至
臺城遂陷

木鵞繫詔

煬帝在東都代王留守長安羣盜蜂起有獻計者刻

木鵞繫詔於頸致之渭河冀關東救兵至日放百十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麥是何姓

且威尚書於省中見將軍麥鐵杖戲曰麥是何姓鐵杖曰且之與麥相去幾何時以為的對

朕以全樹借汝

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上林有捕得烏者義甫進烏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

借一枚樓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

父如你面

路隋少失父母問爾識父否曰不識母曰只如你面

隋至成人終身不覽鏡

高宗針百會

高宗腦癰待詔鳴鶴曰須針百會則天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命撲殺上曰試令針之即時眼明諸苦悉去則天自以金帛賜之

持盂判選

德宗播遷喬林從至盩厔曰臣為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賊上惜其去度不能阻既而入京持盂求布施曰常有常施後與朱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林戲曰只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曰與卿分深如何持盂判選言猶在耳當卿談戲之時乃朕恓惶之際

推倒平淮西碑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砍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因此上命赦罪勑段文昌别撰

惠山泉水遞

李太尉性簡儉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有水遞之號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公曰末俗安有不嗜不欲者其不求貨殖不邇聲色若止以水誅其聚斂廣蓄聲樂如何僧曰京師昊天觀後一眼泉惠

山水脉相通因取水秤量與恵山等遂罷水遞

市中用小斗

長慶中有人雷震而死背上粉書云市中用小斗

含元殿柱材

含元殿換柱舍羊界窮山有巨材數百尺可用山有布衣曰此材他年載殿而去驚震宇宙宜鋸解之即驗矣解之果有紅血而下布衣曰此血也急送渭水不爾一州之患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木生無人之

境蟒在其中十五年後崩山倒谷安可為材用也

諱樂不歡笑

韋有翼尚書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樂故也

姓談乞官

晉謝朓知吏部選事有姓談者乞官朓曰齊桓滅郯那得有君對曰郯子奔莒所以有僕

詣葫蘆生問命

白中金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一婦人以紫文新帕封在鬧中女奴力倦置於門闌車馬駢集門將闔婦人女奴俱失所在帕留闌傍公為守衛至日晏主竟不至忽見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種得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惡文親表一時奉獻

盧君出牧衢州有一士投贄公開卷閲其文十篇皆公所製也容語曰非秀才之文對曰某苦心夏課知已不一非假手也公曰此某所為文兼能暗誦否容詞窮吐實曰得此文無名姓不知是員外撰述惶懼欲去公曰此雖某所製亦不示人秀才但有之留連厚郵比去問其所之曰汴州梁尚書也是某親丈人須住旬日公曰大梁尚書乃親表與君若是内戚即某與君合是至親此説想又妄耳其人戰灼若無所

容公曰不必如此前時惡文及大梁親表一時奉獻必不失歸命候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未甚識帝召之陳主以弼名重既見先拜之恭謹流汗賀若弼戲曰卿不必如此恐悚必不失却歸命候
太公遇文王贊
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令作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贊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

石鈎浦橫沙路幽山谷溪深岸斜豹韜褑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晼耶

糶米救旱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方旱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竟發所蓄米價頓平

杜書記平善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御李子

魏武遷漢獻帝於許昌有李色黄大如含桃帝食之至今號御李子

元公餒死空谷

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餓死空屋䖍載為詠曰誰為府君犬必喫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死空谷

式盤占失牛

賈躭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公訴之公取帽筒中式盤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槐樹鵲巢叟往探巢下見旁舍繫牛遂獲之

兄弟訟財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獄久不決畀搆為廡寮呼其兄弟以人乳飲之皆感悟復同居

魚鑰

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類說卷十一

類說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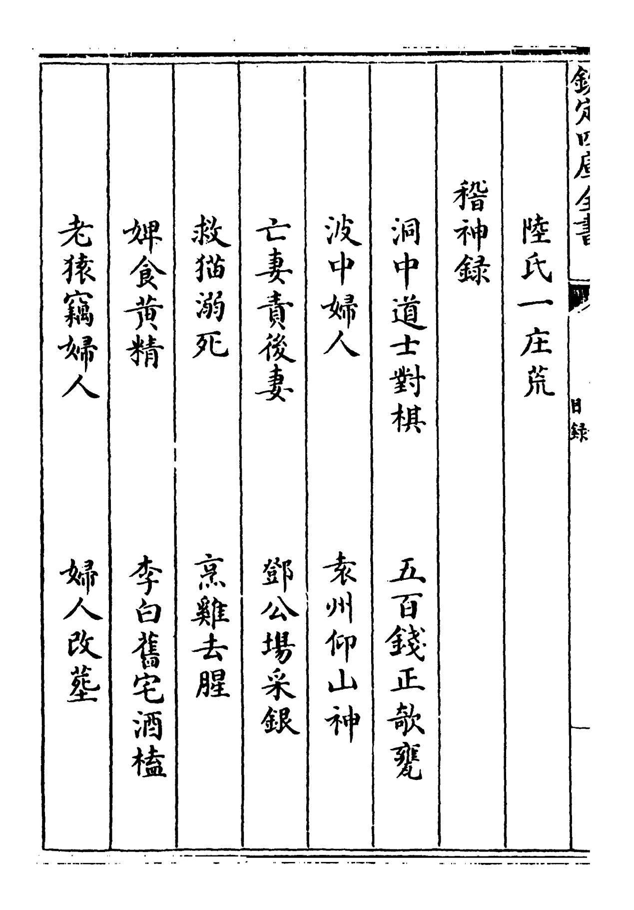
卷十二

紀異録

定命録



唐餘録



凶宅掘銀一窖　揚州掠剩鬼

持簿閱死者　蚯蚓覆誤死人臍中

汗衫自牛口出　兔鬼

紫微宫題壁　有金何不供母

妻死粥首飾　廉頗寶劍

異人録

棄食溝中　北大先生

落葉為魚　令二妾試哭

類說目録

類說卷十二

宋 曾慥 編

紀異錄

唐高祖夢

唐高祖將舉義師夜夢身死墜牀為羣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公得天下矣身死是斃也墜牀是下也陛下至尊之相也羣蛆所食億兆趨附也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訖甲馬飛入帝身覺

而召太宗曰吾事濟矣

歷差一日

玄宗詔一行禪師鑄渾儀及製大衍歷先是漢武時洛下閎云此歷後千年差一日有聖人出而正之至是果千年

大宛進汗血六馬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黄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

花叱撥上乃改名紅玉輦平山輦淩雲輦飛香輦百
花輦命圖於瑤光殿
金合子當歸
明皇在大明宫一行日陛下當有萬里之行復遺上
金合子有急即開及禄山犯闕上啓之有當歸一塊
上乃幸蜀
文武官别給食
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士拜舞遺下果實食物上怗

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女上敕大官令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别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手帕裹歸遂為故事

鳳棲梨

陜州山中有棠樹貞觀初有鳳棲止結實肥美因號鳳棲梨

金玉二象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曰

相公久服丹砂丸大善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曰可求勾漏瑩者致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其咎又出一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為偶賛皇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面愈少髮鬢如漆乃求姝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還於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僶俛不與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

水公至朱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火獸勾漏者朱崖之寳羅浮者海濵之山李終南者賛皇不返也

顔魯公屍解

顔真卿問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躍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戹即吉他日㭗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戹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瘞於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

爪甲出手背鬚長數尺歸荎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樹下圍棋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子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踪跡又曰先太師書法蠶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也

朱衣吏躍出

元稹在私第獨坐有朱衣吏入曰相公今日登庸言

訖趨出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

又見朱衣吏云罷相遲明報出中書

駝蛤字令

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辨捷乃改一字令曰

水裏取一鼉岸上取一駝將這駝來馱這鼉是為駝

馱鼉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中取一蛤將這鴿來合

這蛤是為鴿合蛤公大奇之

鄭畋拜相

鄭畋爲學士忽聞蹕聲亟出迎拜帝已升玉堂取案上疊紙書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畋拜謝帝笑曰朕戲耳畋曰唐叔剪桐周公以天子亡戲言況陛下宸翰焉可爲戲帝乃不得已遂相之畋自承旨貶梧州僖宗立召常侍拜相與此說異

麻生鄭閣

鄭珏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中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余顧嘗制得盡荒虛時亢旱甚久麻獨茂盛霜

降成實即白麻也是夜制出鄭果登庸

三九相公

鄭畋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號

三九相公

白沙相公

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為白沙及薨時第中白沙黒

時號白沙相公

更没心情憶老君

詩人史君寳見一女真還俗贈詩曰脫却霞裾着綉裙仙凡從此路岐分蛾眉再畫當時月蟬鬢重梳舊日雲玉貌綏將鸞鏡照錦衾㷀把麝香薫屏幃作得蕭郎愛更沒心情憶老君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使尚使口似沒梁斗

一沒梁斗至於窮佐酒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紅綾餅餡

僖宗食餅餡美進士有聞喜宴上各賜紅綾餅餡一枚徐寅詩曰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餡來

打毬一棒為猛入

莊宗召孟知祥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入語訛為孟入得蔭一籌後孟氏盡得兩

蜀至子昶一籌者果一子也

小兒剃光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冥間要數萬丫髻小兒由是人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剃光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

殺狐林

契丹主怒晉少帝不取我命擅登皇極自將南下執少帝并母后大臣而歸至鄴西愁死岡得疾至欒城

殺狐林而死岡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思岡訛為愁死殺狐林村人林内殺死一狐因以名之

姮娥甚陋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公主出見衆稱姝麗便是姮娥嵩曰嫦娥甚陋安可及公主驚曰書記識姮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宫折桂何為不識嵩欲驚隱故有是言

懷厚朴之才

盧端為莊宗館記會醫官陳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端草制云既懷厚朴之材宜稱從容之職

遊老比丘院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若不為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有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丘之言立圬鏝之

太行山詩

龔林有卷投和凝登太行山詩云但得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朝霞詩

趙林朝霞詩云不因紅日照長作白雲飛然太陽一照不久之像後及第升朝賜緋而卒

召主收贖

孟昶末年收官質庫大署庫前云奉勑限一月召主收贖未久王師西征人始悟召者趙也贖者蜀也孟

袒宋之臣也

傳衣傳鉢得心印

范質即和凝門生先是門生座主榜上名次第同者謂之衣鉢和之名次第間范又忝之和為相封魯公終太傅范亦封魯公終太傅實為傳衣鉢而得心印也

筵上詐作羊肉

歙倅忘其姓名主公習射命庖人宰猪倅乞自往擊

之曰恨伊非一日矣衆容問之曰𣅜耐伊愛於使君筵上詐作羊肉主公自此厚禮之

天漢一聯

王輿有詩名嘗有一聯云天漢尚不正河源爭得清崔脩相國聞之大不悦竟流落而死

守庚申詩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宜玉

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説是非

禁松明斷月明

昭宗教坊安轡新從事岐帥李茂貞時軍費不充仍榷油官沽或曰近日官油全賣不得蓋謂諸門放入松明侵奪官利宜速禁止茂貞即令揭榜安轡新曰此是大好若是和月明斷却著更好茂貞大笑遂寢前榜

好安凋瘵

韋昌為西川管記時王建取衆供費尤多有縣令旁緣箕斂為部吏所訟莊為建草牒詞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

琵琶腿䑋䕸頭

左街僧録惠江威儀程紫霄俱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録琵琶腿江曰先生䑋䕸頭又見駱駝數頭霄見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是先生者非頭陀也

三不開

馬允孫入相親舊未嘗延接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之時口不開歸宅門不開故謂三不開也

定命録

夢娶婦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坊道

北屋下見一婦人生女云此君婦也崔寤殊不信之俄而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始十九乃履信坊居住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也

唐餘録

陸氏一庄荒

崔羣知舉臨期妻勸羣求田羣曰吾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

約其子簡札不許入試如君以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無詞以荅

稽神録

洞中道士對碁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旁有光往視之路窮阻水隔岸有光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而去鄭復縋而出明日井中有石

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五百錢正欹瓮

建安山中有村人小舟往來採薪為業山下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瓮錢滿其中而瓮少欹故錢流出於是扶正以石蓋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瓮徘徊數日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瓮欹以五百雇爾正之耳

波中婦人

謝仲宣泛舟西北見一婦人出沒波中腰已下化魚人竟不知人化魚魚化人也

袁州仰山神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一日紫衣少年車從甚衆向其求食曰我仰山神也老父再拜曰仰山日享祭祀何求食乎神曰凡人祀我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致者或非其人不當與福者我皆不食以君長者故求君食食已而去俄頃不見

亡妻責後妻

建安有人妻死再娶虐前妻之子夫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汝乃何故虐我所生子如是訴於地下與我十日勑汝悔過再不改必殺汝夫妻再拜為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切舉家送入栢林中乃不見

鄧公場採銀

饒州鄧公場採銀之所山有澗水出山底天祐末銀

夫十餘人傍澗鑿穴纔入數步空澗明朗山頂有穴如天窓日光下照樓閣回遶生石皆白銀也採銀者復出持斧而入將取之俄而山摧入者盡壓死頃之流血自澗出數日不絶自是無敢入者

救猫溺死

建昌有人畜一猫甚俊徤猫死不忍棄猶置坐側數日腐臭攜棄秦淮中猫忽活因自救之遂溺死猫登岸金吾吏縛之猫囓索而去

烹雞去腥

合肥人劉最好食雞每刖雙足置木櫃中膏血瀝盡乃烹之謂之去腥後最病瘍生鬁既愈復生小雞足於瘡瘢中每巾櫛必傷血流被面痛楚積歲而卒

婢食黃精

臨川有士人虐其婢婢不能堪逃入山中糧盡苦饑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拔取連根食之甚甘美自是不饑身更輕健意有所之輒飄然而去數年其家人

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主捕之不可得一日遇在絶壁下以網圍之俄騰山頂上其主必欲致之或曰此婢非有仙骨疑得靈藥餌之耳試以盛饌寘其往來之路婢果來食食訖不復能去遂擒獲之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形乃黄精也復使求之不復得矣婢數年亦死

李白舊宅酒榼

滄洲李巡官居洛陽空宅其子夜讀書有皂衣肥短

人被酒排闥而入其子懼走皂衣人怒曰李白尚與我為友汝何為者耶其子疑其神仙再拜延坐皂衣曰吾有酒與汝飲乃以席帽盛酒而至飲至數盃其父從戸外窺見以為魅怪以磚擲之皂衣走視其帽酒榼蓋也明日糞壤中得榼一隻故老云李翰林舊宅也

老猿竊婦人

晉州含山有妖鬼好竊婦人嘗有士人行至含山夜

失其妻旦而尋求入深山一大石有五六婦人共坐問曰君何至此具言其故婦人曰賢夫人昨夜至此在石室中吾等皆經過為所竊也將軍竊人至此與行容彭之術每日一試取素練周纏其身及手足作法運氣練皆斷裂每試輒增一足明日當五足君明旦至此伺之吾等當以六足急纏其身候君至即共殺之可乎其人如期而往見一人貌甚可畏衆婦人已纏至六足乃直前格之遂殺之乃一老猿也因獲

其妻衆婦皆得出其怪乃絶

婦人改葬

晉安令潘襲遣手力賫牒下鄉夜至草舍求宿惟一婦人云明將移居無暇迎客手力以道路多虎苦求之婦人召入門席地而寢婦人結草束箱篋之類黎明手力辭去數里失所賫牒復往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之牒也

凶宅掘銀一窖

壽州大將趙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往居之獨據中堂夜有物推牀曰我等在此已久為君所壓甚不快君可速去鬼乃相與移其牀於庭下璘亦安寢明日於堂上置牀處掘得銀一窖宅遂安

揚州掠剩鬼

廣陵寺僧珉楚與賈客章棋親熟章死數月楚忽遇於市曰吾以小罪配為揚州掠剩鬼凡市人買販利

息皆有常數過之得掠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又見一婦人賣花章曰此亦鬼也所賣花亦鬼用人間無用也章買花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楚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擲花溝中濺水有聲復視其花乃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持簿閱死者

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中至

夜有官吏數人持簿遍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
非是引出數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得歸
蚯蚓覆誤死人臍中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婦為雷火燒臂既而空中曰誤
矣即墜一瓶瓶中有藥如膏曰以此傅之即瘥如其
言傳果愈又有村人震死空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
爛搗覆臍中如言覆之遂蘇
汗衫自牛口出

太和中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失之疑為隣兒所竊其父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投水中隣兒匍匐出手呼天稱寃者數四父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出

兔鬼

楊邁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所有如是者三即芟草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之鬼也

紫微宫題壁

建業市有卜者忽於紫微宮題壁云昨日朝天過紫微玉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疑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定不歸自是絶迹人皆言其上界

浦城有人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忽夜扣門號泣而歸因坐母膝言語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責其妻曰我死有金爾何不供老母而有金何不供母

藏耶於是哭辭母而去送其妻還父家迨曉忽不見

妻死繫首飾

池陽人胡澄妻卒官給棺以瘞平生服飾悉附棺中數年後見列肆賣首飾者乃妻瘞物云一婦人寄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瘞時官給凶器雖免暴骨至今為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償之言訖不見

廣頻寶劍

壽春屠者嘗有人自稱廉頗曰可於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如其言果得之年餘遂富後泄其事於是失劍

異人録

棄食溝中

錢處士嘗見一人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錢曰我未有過良久曰昨日飲食不如意棄食溝中人曰正是此爾可亟取所棄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

大震人曰急并穢食之如言而雷雹果息

北大先生

耿先生妻有姿色明道術拘制鬼魅保大中上召入宮甞被碧霞帔手如鳥爪自稱北大先生能以雪為銀取雪實之削為銀鋌投熾炭中及冷爛然為鋌銀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此夕當産中夜風雷明旦腹已消曰昨夜生子已為神物持去後以疾終

落葉為魚

潘扆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扆許之時大雪老父髻中取小葫蘆傾之極飲不盡能掬水銀手中挼即成銀嘗見池中落葉漉置於地隨葉大小皆為魚

令二妾試哭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能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苟如是安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汾執而強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四時持花

于大居洪州西山四時常持花有少年好道拜曰願從先生遂之上山渡水不暫置問少年曰渴否懐中出茶掬水下之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豐城橘美

陳允升入龍虎山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選攜數百枚至

漁父饋魚

吳太祖為廬州都延嘗至河濱有漁父饋魚曰如公子孫鱗次而霸

上帝取易總

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與六丁雷電追取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奉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

飛天保衛金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輒藏一帙遠知對曰青丘元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授度期展四年二紀多也遠知光宅中告殂後有人過海為風飄蕩忽見葉舟自天末來乃遠知也且曰君涉險何至如此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借子迅風一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飛羽但覺風飄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夢曹子建求文集序

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曰我曹子建也有文章在建都秀士家公當今名重一時肯為我序之乎仲卿諾之既寤得子建集分為十卷序之

羅浮梅花

隋開皇中趙師雄至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陵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

寢但覺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横但惆悵而已

太白跨赤虬

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霞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

夢吞丹篆

韓退之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撫

掌而笑覺後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猶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見孟郊乃夢中旁笑者

六馬滾塵圖

寧王善畫馬花蕚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皇最眷玉面花驄風鬃霧鬛纖悉皆備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妙特與變化俱也

明皇遊月宫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遊都客中秋夜同遊

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身起烟霧中下視玉城嵯峩下若萬里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

長安任仲宣家有寶鏡謂之飛精識者云三代物後有八字乃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煉成鏡後仲宣南牧洞庭風浪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持鏡而去且云此鏡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夢覺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螢火為怪

居晦嘗夜坐退之與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窓外忽有流螢須臾千萬不可勝數往來離合變

作大聲而去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顔居晦與余甸
匐掩目而已俗説白晝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
説鬼説鬼則怪至余三人後皆不利

五通鬼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鬼余始不信之一日因發篋易
衣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龍城遂絶妖怪

集賢院書

有唐惟開元文籍最備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

學士張說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缺文兵火以來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雙頭牡丹

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似臭蘭人

醽醁翠濤

魏左相能治酒其名有醽醁翠濤甞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味不敗太宗甞賜詩云醽醁勝蘭生翠濤過

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帝百味旨酒玉薤煬帝酒名此酒本學釀於西域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文種無絶

裴令公嘗訓其子吾輩但可文種無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李林甫震死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上帝命震死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元和元年六月也

劉仲卿隱仙洞

金山雙溪北有仙洞洞中有三十二宮凡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直諫被貶隱迹於此莫知所終道士蕭至所記也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至洞中州人祈福

斬蛟

趙昱從道士李珏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為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昱莅政五月没舟船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男子萬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持刀没水有頃江水盡赤石崖崩吼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末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於波面而過太宗賜封神勇大將軍血食

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昱斬蛟時年二十六

花師

宋單父字仲儒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内人呼為花師

類說卷十二